



1221
2



四七二
冊 1221
卷 2

釋義直道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六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六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雍也第六 正義曰此篇亦論賢人君子入仁知中庸之德大抵與前相類故以次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而正義曰此章稱弟子冉雍之德行南面謂諸侯也言冉雍有德行堪任為諸侯

治理一國者也仲弓問子桑伯子 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

子曰可也簡 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

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孔曰居身敬肅臨

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孔曰居身敬肅臨

平寬畧則可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之簡太簡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至言然正義曰此章明行簡之法仲弓問子桑伯子者仲弓冉雍字也問子桑伯子其人德行何如子曰可也簡者孔子為仲弓述子桑伯子之德行也簡畧也言其人可也以其行能寬畧故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者仲弓因辨簡之可否言若居身敬肅而行寬畧以臨其下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者言居身寬畧而行又寬畧乃太簡也則子桑伯子之簡是太簡也子曰雍之言然者然猶是也夫子許仲弓之言是故曰然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印哀公至者也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德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者魯君哀公問於孔子曰弟子之中誰為好樂於學者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者孔子對哀公曰有弟子顏回者其人好學遷移也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當其理不移易不遷怒也人皆有過憚改顏回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凡事應失而得曰幸應得而失曰不幸惡人橫天則惟其常顏回以德行著名應得壽考而反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亡無也言今則無好學者矣未聞更有好學者也

道怒不過分者言顏回好學既深信用至道故怒不
過其分理也云有不善未嘗復行者周易下繫辭文
彼云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也韓康伯註云在理則昧造形而悟
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貳不遠而
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引之以證不貳過也此稱其
好學而言不遷怒貳過者以不遷怒貳過繇於學問
既篤任道而行故舉以言焉以明好學之深
也一曰以哀公遷怒貳過而孔子因以諷諫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馬曰子

華弟子公西華赤之字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

庾

包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馬曰十

六斛曰秉五秉合為八十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

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鄭曰非冉

有與之太多

鄭

子華至繼富正義曰此章論君子當

赤字子華時仕魯為魯使適於齊也冉子為其母請
粟者冉子即冉有也為其子華之母請粟於夫子言
其子出使而家貧也子曰與之釜者夫子令與粟六
斗四升也請益者冉有嫌其粟少故更請益之曰與
之庾者夫子令益與十六斗也冉子與之粟五秉者
冉有終以為少故自與粟八十斛也子曰赤之適齊
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者此
孔子非冉有與之太多也赤字子華名適往也言子華
使往齊國乘駕肥馬衣著輕裘則是富也富則母不
闕粟吾嘗聞之君子當周救人之窮急不繼接於富
有今子華家富而多與之粟則是繼富故非之也
馬曰釜曰釜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
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云六斗四升曰釜者
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

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杜註云四豆為區區十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是也包曰十六斗曰庾馬曰十六斛曰秉正義曰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鄭註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爲藪者今文藪爲逾是庾逾藪其數同故知然也

原思爲之宰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

以原憲爲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包曰九百九百

斗辭辭讓不受子曰毋包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包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

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包曰原思至黨乎正義

祿之法原思弟子原憲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與之粟九百辭者孔子與之粟九百斗原

思辭讓不受子曰毋者毋禁辭也孔子禁止其讓言祿法所得當受無讓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者言於已有餘可分與爾鄰里鄉黨之人亦不可辭也包曰至邑宰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云孔子爲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者世家云孔子爲中都宰爲司空爲司寇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憲爲家采邑之宰也包曰至爲黨正義曰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者地官遂人職文參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知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

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

子之美 **國** 子謂至舍諸正義曰此章復謂冉雍之德也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雜文曰犁騂純赤色也角者角周
子中祭祀之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棄之乎言仲弓父雖不善亦善於子之美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國 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 **國** 子曰至已矣正義曰

此章稱顏回之仁三月為一時天氣一變人心行善亦多隨時移變唯回也其心雖經一時復一時而不移變違去仁道也其餘則暫有至仁時或一日或一月而已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 **國** 包曰果

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

曰賜也達 **國** 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

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 **國** 孔曰藝謂多才藝

於從政乎何有 **國** 季康至何有正義曰此章明子路

可使從政也與者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問於孔子曰仲由之才可使從一官而為政治也歟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者果謂果敢決斷何有言不難也孔子言仲由之才果敢決斷其於從政何有難乎言仲由可使從政也曰賜也可使從政也歟者季康子又問孔子答言子貢之才通達物理亦言可從政也曰求也可使從政也歟者康子又問冉有也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者藝謂多才藝孔子答言冉求多才藝亦可從政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閔子騫賢故欲用之閔子騫曰善為我

辭焉孔曰不欲為季氏宰託使者善為我辭焉說

令不復召我如有復我者

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

則吾必在汶上矣

孔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季氏至上矣正義曰此章明閔損之賢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者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閔子騫賢故欲使之也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者子騫不欲為季氏宰故語使者曰善為我作辭說今不復召我也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者復重也言如有重來召我者則吾必去之在汶水上欲北如齊也

不臣也昭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又公山弗擾以費畔是數畔也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齊在齊南魯北故曰欲北如齊

伯牛有疾

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

曰亡之

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

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伯牛至疾也正義曰此章孔遇惡疾也伯牛冉耕字也有疾有惡疾也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者自從也伯牛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問之從牖執其手也曰亡之者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

疾也者行善遇凶非人所召故歸之於命言天命矣夫斯此也此善人也而有此惡疾也是孔子痛惜之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馬曰伯牛弟子冉耕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包曰伯牛有惡疾正義曰惡疾疾之惡者也淮南子云伯牛癩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回也

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回之賢故曰賢哉回也云一簞食一瓢飲者簞竹器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者言回居處又在隘陋之巷他人見之不任其憂唯回也不改其樂

道之志不以貧為憂若也歎美之甚故又曰賢哉回也

曰管然則簞與笥方圓異而此云簞笥者以其俱用竹為之舉類以曉人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今女晝

今女自止耳非力極

之道力不足也者弟子冉求言已非不說樂子之道而勤學之但以力不足故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晝者晝止也此孔子責冉求之不說學也

言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

之儒為君子也言人博學先王之道以潤其身者皆謂之儒但君子則將以明道小人則矜其才名言女當

明道無得
於名也

子游為武城宰包曰武城魯下邑子曰女得人焉耳

乎孔曰焉耳乎皆辭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曰澹臺姓滅明名

字子羽言其公且方子游至室也正義曰此章明

者武城魯下邑子游時為之宰也子曰女得人焉耳

乎者孔子問子游言女在武城得其有德之人乎焉

耳乎皆語助辭曰有澹臺滅明者此子游對孔子言

已所得之人也姓澹臺名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未

嘗至於偃之室也者此言其人之德也行遵大道不

由小徑是方也若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是公也

既公且方故以為得人包曰至且方正義曰史記

弟子傳云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

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

而脩行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

也云言其公且方者公無私也方正直也

子羽是亦弟子也故注不言弟子者從可知

子曰孟子反不伐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

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

敢後也馬不進也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

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迎功之不

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子曰

至進也正義曰此章言功以不伐為善也孟之反不

伐者誇功曰伐孟之反魯大夫孟之側也有軍功而

不誇伐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

進也者此其不伐之事也在軍後曰殿策捶也魯與

論語疏 卷之六 八

齊戰魯師敗而奔孟之反賢而有勇獨在後為殿人
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將入國門乃揮其馬欲先
奔者入城也且曰我非敢在後為殿以拒敵馬不能
前進故也孔曰魯大夫孟之側正義曰杜預曰之
側孟氏族字反是也馬曰至前進正義曰云殿在
軍後前曰啟後曰殿者案司馬法謀帥篇曰夫前驅
敬乘車大震倅車屬焉大震即大殿也音相似襄二
十三年左傳曰齊侯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
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是殿在軍後前曰啟也案哀十一年左傳說此事云
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
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
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文
不同者各據所聞而記之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

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

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子曰至世矣正義曰此章言世尚口

才也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有口才時世貴
之宋朝宋之美人善淫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
有口才則見貴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
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孔曰至害也正義曰云祝
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者春秋定四年會于召
陵盟于臯鼫左傳曰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
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
使子魚是祝鮀即子魚也傳又曰及臯鼫將盟將長
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襄弘文多不載襄弘說告
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是時世貴之也
云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者案定十四年左傳曰衛
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杜註云南子宋女也朝宋公
子舊通於南子在宋呼之是
朝為宋之美人而善淫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孔曰言人立身

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

子曰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言道

為立身之要也故曰誰人能出入不由門戶以譬何人立身不由於此道也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

出入要當從戶

子曰質勝文則野

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畧也文勝質

則史

包曰史者文多而質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子曰至君子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也質勝

文則野者謂人若質多勝於文則如野人言鄙畧也文勝質則史者言文多勝於質則如史官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之貌言文華質朴相半彬彬然後可為君子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

馬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

其正直也罔之生也幸而免

包曰誣罔正直之道

而亦生者是幸而免

子曰至而免正義曰此章明人以正直為德言人之所以

生於世而自壽終不橫夭者以其正直故也罔誣罔也言人有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獲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包曰

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子曰至之者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學道用心深淺之與也言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厚也好之者又不如悅樂之者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子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

下子曰至上也正義曰此章言授學之法當稱其

識凡有九等謂上上上中上中上中中中下下上

下中下下也上上則聖人也下下則愚人也皆不可

移也其上中以下下中以上是可教之人也中人謂

第五中中之人也以上謂上中上中上之人也以

其才識優長故可以告語上知之所知也中人以下

謂中下下上中下之人也以其才識暗劣故不可以

告語上知之所知也此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

下不可以語上而繁文兩舉中人者以其中人可上

可下故也言此中人若才性稍優則可以語上

才性稍劣則不可以語上是其可上可下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子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

包曰敬鬼神而不黷問

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孔曰先勞苦而

後得功此所以為仁

子曰知者樂水

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

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山

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

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

包曰日進故動仁者靜

論語 卷之六 十一 及古

子曰無欲故靜知者樂 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

故樂仁者壽 包曰性靜者多壽考 子曰至仁者

章初明知仁之性次明知仁之用三明知仁之功也
知者樂水者樂謂愛好言知者性好運其才知以治
世如水流而不知已止也仁者樂山者言仁者之性
好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者
言知者常務進故動仁者靜者言仁者本無貪欲故
靜知者樂者言知者役用才知成功得志故歡樂也
仁者壽者言仁者少思寡
欲性常安靜故多壽考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包曰言齊魯有

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六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
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

子曰至於道正義曰此章言齊魯有太公周公

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於大道行之時也

子曰觚不觚 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觚哉 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

不成 子曰至觚哉正義曰此章言為政須遵禮道

之當以禮若用之失禮則不成為觚也故孔子歎之
觚哉言非觚也以喻人君為政當以道若不得
其道則不成為政也 馬曰至曰觚正義曰案特性
禮用三爵二觚四觶一角三散是觚為禮器也與義
釋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
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
觶也 觶也 觶也 觶也 觶也 觶也 觶也 觶也 觶也 觶也
節為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觶觶者餉也觶亦五

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此唯言爵觴者畧言之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

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可欺也不可

罔也

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

宰我至罔也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心也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

仁焉其從之也者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曰仁者之人設有來告曰井中有仁人焉言仁人墮井也此承告之仁人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意欲極觀仁者憂人樂生之所至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者此孔子怪拒之辭逝往也然如是也言何為能使仁者如是自投井乎夫仁人君子但可使往視之耳不可陷人於井言不肯自投從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者唯可欺之使往視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鄭曰弗畔不違道

子曰至矣夫正義曰畔違也此章用禮以自檢約則不違道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 **子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

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

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

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 **子曰**子見至厭之正義曰此

章孔子屈已求行治道

也子見南子者南子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

孔子至衛見此南子意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故

也子路不說者子路性剛直未達孔子之意以為君

子當義之與比而孔子乃見淫亂婦人故不說樂夫

子矢之者矢誓也以子路不說故夫子告誓之曰予

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者此誓辭也予我也否不也

厭棄也言我見南子所不為求行治道者願天厭棄

我再言之者重其誓欲使信之也 **子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

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以行治道矢誓也

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者先儒舊有此解也云行道

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者

安國以為先儒舊說不近人情故疑其義也史記世

家孔子至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

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

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

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

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

矢之曰天厭之天厭之是子見南子之事也樂摩曰

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

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

云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曰**中庸常也中

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

矣非適今 **子曰**至久矣正義曰此章言世亂人不

能行中庸之德也中庸常也鮮

罕也言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其至極矣乎以世亂先王之道廢故民罕能行此道久多時矣非適而今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注

孔曰君能廣

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夫仁者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也已

注

孔曰更為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

注

子貢至也已

取譬於已皆恕已所欲而施之於人

注

正義曰此章

明仁道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者子貢問夫子曰設如人君能廣施恩惠於

民而能振濟眾民於患難者此德行何如可以謂之仁人之君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

諸者此孔子答子貢之語也言君能博施濟眾何止事於仁謂不啻於仁必也為聖人乎然行此事甚難堯舜至聖猶病之以為難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者此孔子更為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猶道也言夫仁者已欲立身進達而先立達他人又能近取譬於已皆恕已所欲而施之於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可謂仁道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七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述而第七

疏

正義曰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

漸故以聖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包曰老彭

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子曰至

義曰此章記仲尼著述之謙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老彭殷賢大夫也老彭於時但述修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篤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爾故云比老彭猶不敢顯言故云竊包曰至之耳正義曰

云老彭殷賢大夫者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各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鏗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聃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云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者言老彭不自制作好述古事仲尼言我亦若老彭但述之耳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子曰至我哉正義曰此章仲尼言已不言而記識之學古而心不厭教誨於人不有倦怠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子曰至憂也正義曰

此章言孔子憂在脩身也德在脩行學須講習聞義事當從意從之有不善當追悔改之夫子嘗以此四者為憂憂已恐有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之事故云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馬曰申申天和舒

之貌子之至如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燕居之時體貌也申申天和舒之貌如者如此義也謂體貌和舒如似申申天和也故玉藻云受一爵而色洒如也及鄉黨每云如也者皆謂容色如此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子曰孔子

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子曰至周公正義曰此章孔子歎其衰老言我盛時嘗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今則久多時矣吾更不

復夢見周公知是吾衰老甚矣

子曰志於道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德

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於仁依倚也仁者

功施於人故可倚游於藝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

曰游子曰至游於藝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志慕

而巳正義曰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王弼曰道

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無

體不可為象是道不可體故但志慕而已據杖也

至可據正義曰德者得也物得其所謂之德寂然至

無則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少儀云

士依於德游於藝文與此類註云德三德也一曰

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

子一曰至德以道為本二曰敏德以行為本三曰孝

德以知逆惡註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

行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

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孫

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

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入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是德有成形者也夫立身行道

唯杖於德故可據也依倚也至可倚正義曰博施

於民而能濟眾乃謂之仁恩被於物物亦應之故可

倚賴藝六藝至曰游正義曰六藝謂禮樂射御書

數也周禮保氏云掌養國子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

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註

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

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

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疏 子曰至誨焉正義

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疏 曰此章言已誨人

不卷也束脩禮之薄者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而來學者則吾未曾不誨焉皆教誨之也 **疏** 子曰至誨之正義曰云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者案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脔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為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疏 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

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

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疏 子曰至復也

言誨人之法啟開也言人若不心憤憤則孔子不為開說若不口悱悱則孔子不為發明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其說之也畧舉一隅以語之凡物有四隅者舉一則三隅從可知學者當以三隅反類一隅以思之而其人若不以三隅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疏 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不飽以喪者哀感若飽食於其側是無惻愴隱痛之心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疏 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

之中或哭或歌是褻瀆於禮容故不為也
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註引此文是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孔子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子路曰

子行三軍則誰與

美顏淵以為已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誰與已

同故發此問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孔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

子謂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行藏
與顏淵同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者言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用舍隨時行藏不忤於物唯我與汝同有是行夫子

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
美顏淵以已有勇故發此問曰若子行三軍之事為
三軍之將則當誰與同子路意其與已也子曰暴虎
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若空手搏虎為暴虎無
舟渡河為馮河言人若暴虎馮河輕死而不追悔者
吾不與之同也子路之勇若此故孔子抑之也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又言行三軍所與之
人必須臨事而能戒懼好謀而有成功者吾則與之
行三軍之事也所以誘子路使慎其勇也
國三軍正義曰此司馬序官文也
馮河徒涉正義曰釋訓文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
郭璞曰空手執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郭璞
曰無舟楫詩傳云馮陵也然則空
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為陵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

鞭之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曰所

好者古人之道 子曰至所好正義曰此章孔子言

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富貴而於道可

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則當從吾所

好者古人之道也 雖執鞭賤職正義曰案周禮秋

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

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註云趨辟趨而辟行

人若今卒辟車之為也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

鞭賤職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子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

獨能慎之 子曰之所慎齊戰疾正義曰此一章記孔

子所慎之行也將祭散齊七日致齊二

日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故戒慎之左傳曰

皆陳曰戰夫兵凶戰危不必其勝重其民命固當慎

之君子敬身安體若偶嬰疾病則慎其藥劑以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子曰孔子在齊聞韶

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王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 子曰在至

義曰此章孔子美韶樂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者韶舜樂名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三月

忽忘於肉味而不知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者

圖謀度也為作也斯此也謂此齊也言我不意度作

韶樂乃至於此齊也 王曰至於此齊正義曰云為

作也者釋言云作造為也互相訓故云為作也云不

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者言不意作此韶樂至於齊

也韶是舜樂而齊得作之者案禮樂志云夫樂本情

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

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

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

鄭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甯

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

蒯瞶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

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

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孔曰夷

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有怨

乎出曰夫子不為也

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

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冉有至

為也止

義曰此章記孔子崇仁讓也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

者為猶助也衛君謂出公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

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子也後晉趙鞅納蒯瞶

孔子在衛為輒所賓禮人疑孔子助輒故冉有言問

其友曰夫子之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

子貢承冉有之問其意亦未決故諾其言我將入問

夫子庶知其助不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

貢問孔子辭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

遠去終於餓死今衛乃父子爭國爭讓正反所以舉

夷齊為問者子貢意言夫子若不助衛君應言夷齊

為是夫子若助衛君應言夷齊為非故入問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者孔子答言是古之讓

國之賢人也曰怨乎者此子貢復問曰夷齊初雖有

讓國之賢而終於餓死得無怨恨耶所以復問此者

子貢意言若夫子不助衛君應言不怨若助衛君則

應言有怨也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此孔子答言

不怨也初心讓國求為仁也君子殺身以成仁夷齊

論語疏

卷之七

及古

雖終於餓死得成於仁豈有怨乎故曰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者子貢既問而出見冉有而告之曰夫子不助衛君也知其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鄭曰至不乎正義曰云衛靈公逐太子蒯聩者案左傳定十四年蒯聩謀殺靈公夫人南子不能而出奔宋是也云公薨而立孫輒者哀二年左傳曰夏衛靈公卒夫八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與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也云後晉趙鞅納蒯聩於戚城者亦哀二年春秋文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之者春秋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

已之有

子曰至浮雲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樂道而樂亦在其中矣若蔬食菜食也肱臂也言已飯菜食飲水寢則曲肱而枕之以此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富與貴雖人之所欲若富貴而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孔子曰至過矣正義曰此章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易之為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凶故孔子言已四十七學易可以無過咎矣易窮理至大過正義曰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說卦文也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為政篇文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

者漢書儒林傳云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幸編三絕而為之傳是孔子讀易之事也言孔子以知天命終始之年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書則能避凶之吉而無過咎謙不敢自言盡無其過故但言可以無大過矣

子所雅言 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

所諱禮不誦故言執疏子所至言也正義曰此章記

事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詩書禮也此三者先王典法臨文故學讀之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肯文誦但記其揖讓周旋執而行之故言執也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孔曰葉公名諸梁楚

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荅子曰女

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疏葉公至云爾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之為人

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問孔子為人志行於子路子路未知所以荅故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者孔子聞子路不能荅故教之奚何也言女何不曰其孔子之為人也發憤嗜學而忘食樂道以忘憂不覺老之將至云爾乎疏孔曰至以荅正義曰云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者據左傳世本文也名諸梁字子高為葉縣尹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僭稱公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鄭曰言

此者勸人學 **疏**子曰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
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但愛好
古道敏疾求學而知之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疏**

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弄盪舟鳥

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
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疏**子曰不語怪力亂神正
義曰此章記夫子為

教不道無益之事怪怪異也力謂若弄盪舟鳥獲舉
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
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
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
益於教故不言也 **疏**身獲舉千鈞正義曰身獲古
之有力人三十斤為鈞言能舉三萬斤之重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疏**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

之故無常師 **疏**

子曰至改之正義曰此章言學無常

敵體耳然彼二人言行必有一人善一人不善我則
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有善可從是為師
矣故無常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疏**

包曰桓魋宋司馬

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

其如予何 **疏**

子曰至予何正義曰此章言孔子無憂

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
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謂天授我
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桓
魋必不能害我故曰其如予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包曰二三子

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

所隱匿故解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包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

子曰至丘也正

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無所隱惜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常以為夫子有所隱匿故以此言解之言女以我為隱我實無隱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者言我所行所為無不與爾等共之者是丘之心也言心者使信其言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文行忠信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為先也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在心為德施之為行

中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信此四者有形質故可舉以教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

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子曰難可名之為有常

子曰聖人至恒矣正義曰此章疾世無明君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者聖人謂上聖之人若堯舜禹湯也君子謂行善無怠之君也言當時非但無聖人亦無君子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者善人即君子也恒常也又言善人之君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德之君斯亦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者此明時無常德也亡無也時既澆薄率皆虛矯以無為有將虛作盈內實窳約而外為

奢泰行既如此難
可名之為有常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

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

注子釣至射宿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仁心也釣者以繳繫一竿而釣取魚也綱者為大網羅屬著綱以橫絕流而取魚也釣則得魚少綱則得魚多孔子但釣而不綱是其仁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天子雖為弋射但書曰為之不夜射柎鳥也為其欺暗必中且驚眾也**注**孔曰至宿鳥正義曰云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網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者此註文句交互故少難解耳若其次序應云釣者一竿釣以繳繫釣綱者為大網以橫絕流羅屬著綱也繳即線也釣謂釣也謂以一竹竿用線繫釣而取魚也羅細網也謂以繩為大網用網以屬者此網施之水中橫絕流以取魚舉網則提其網也云弋繳射也者夏官司

方矢云矰矢弗用諸弋射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弗矢象焉弗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

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知之次也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

子曰至次也正義曰此章言無穿鑿也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者言時人蓋有不知理道穿鑿妄作篇籍者我即無此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者言人若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擇善而識之能如此者比天生知之可以為次也言此者所以戒人不為穿鑿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

人言語自尊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
孔子見之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國孔
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
一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國鄭曰
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
去後之行國互鄉至往也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
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尊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
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
見入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
鄉皆難與言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者孔子以門人怪已故以言語之言教誨之道與其
進不與其退也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乎人潔

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者往猶去也言人若
虛已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去
後之行謂往前行今已過去顧歎云往謂前日
之行夫人之為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先迷後得
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
日之行非我所保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國包曰仁道不遠行

之即是國子曰至至矣正義曰此章言仁道不遠行
斯仁至矣
是不遠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國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

魯昭公孔子曰知禮孔子還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
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

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國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

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

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

過人必知之國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

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國陳司至知之正義曰此章

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陳大夫為司寇之官舊聞魯

昭公有違禮之事故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

禮者若言昭公知禮也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

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者相助匿非曰黨孔子

既答司敗而退去司敗復揖弟子巫馬期而進之問

曰我聞君子不阿黨今孔子言昭公知禮乃是君子

亦有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

孰不知禮者孰誰也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

取之當稱吳姬為是同姓諱之故謂之吳孟子若以

魯君昭公而為知禮又誰不知禮也巫馬期以告子

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巫馬期以司敗之言

告孔子也孔子初言昭公知禮是諱國惡也諱國惡

禮也但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言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也國司敗官名陳大夫正義曰文十一年左

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註云陳楚名司

寇為司敗也傳言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

寇是也此云陳司敗楚子西亦云司敗知陳楚同此

名也國孔曰至孟子正義曰云巫馬期弟子名施者

史記弟子傳云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鄭玄

云魯人也云魯吳俱姬姓者魯周公之後吳泰伯之

後故云俱姬姓也云禮同姓不昏者曲禮云取妻不

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

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躬行君子則吾

未之有得子曰身爲君子已未能也

曰此章記夫子之謙德也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但猶如常人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子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

聖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

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子曰至學也正義曰此章亦記孔子之謙德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

能學況仁聖乎子曰至學也正義曰此章亦記孔子之謙德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

豈敢者唯聖與仁人之大者也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者抑語辭爲猶學也孔子言已學先王之道不厭教誨於人不倦但可謂如此而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者公西華問孔子云學之不厭誨人不倦故容於孔子曰正如所言不厭不倦之二事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

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子路失指誅禱篇名子曰

丘之禱久矣子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

禱久矣子曰疾病至久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不諂求於鬼神也子疾病子路請禱者孔子疾

病子路告請禱求鬼神冀其疾愈也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以死生有命不欲禱祈故反問子路曰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者誅禱篇各誅累也累功德以求福子路失孔子之指故曰有之又引禱篇之文以對也子曰丘之禱久矣者孔子不許子路故以此言拒之若人之履行違忤神明羅其咎殃則可禱請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

正義曰此章戒人奢僭也孫順也固陋也言奢則僭上而不順儉則偏下而窶陋二者俱失之與其不順也寧為窶陋是奢不如儉也以其奢則僭上儉不及禮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鄭曰坦蕩蕩寬廣貌

長戚戚多憂懼

子曰至戚戚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人心貌不同也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也君子內省不疚故心坦蕩蕩然寬廣也小人好為咎過故多憂懼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子曰溫至而安正義曰此子體貌溫和而能嚴正儼然人望而畏之而無剛暴雖為恭孫而能安泰此皆與常度相反若臯陶謨之九德也他人不能唯孔子能然故記之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八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八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泰伯第八

正義曰此篇論禮樂仁孝之德賢人君

鄙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聖賢之德故以為次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

王曰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

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

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

論語疏 卷之八 及古閣

為至德也。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
伯讓位之德也。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
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
三以天下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者
故所以為至德而孔子美之也。鄭玄註云泰伯周太
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
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命太王疾太伯因
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
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
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王
曰至至德也。正義曰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云云者
史記吳世家云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
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
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
用。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泰伯
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
為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

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
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
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
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是泰伯讓位之事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憊畏懼之貌。言

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

禮則絞。馬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

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

行不偷薄。子曰至不偷正義曰此章貴禮也。子曰

孫而無禮以節之則自困。苦慎而無禮則憊者。憊畏
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

詩詩

則亂者亂謂逆惡言人勇而不以禮節之則為亂矣
直而無禮則絞者正曲為直故為絞刺也言人而為
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
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興
起也偷薄也言君能厚於親屬則民化之起為仁行
相親友也君不遺忘其故舊故民德歸厚不偷薄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鄭曰啓開也

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

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孔

曰此言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

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曾子至小子正義曰此章

言曾子之孝不敢毀傷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
予足啓予手者啟開也會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
敢毀傷故有疾恐死召其門弟子使開衾而視之以
明無毀傷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
小雅小旻篇文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
薄恐陷曾子言此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也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小子弟子也言乃今日
後自知免於患難矣呼弟子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

氣斯遠鄙倍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

論語流 卷之八三 及古

踰踰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
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
耳邊豆之事則有司存禮會子至司存正義曰此章貴
戒之以此邊豆禮器禮會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者來問疾也曾子言之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者曾子因敬子來問已疾將欲戒之
先以此言告之言我將死言善可用也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詞
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
子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貌能濟濟踰踰則
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誑
之出詞氣能順而說之則無鄙惡倍戾之言入於耳
也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
相次而言也暴慢鄙倍同是惡事故俱云遠信是善

事故云近也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者敬子輕忽大事
務行小事故又戒之以此邊豆禮器也言執邊豆行
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親之
禮孟獻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玄註檀弓云敬
子武伯之子名捷是也禮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
言善可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父病因命使
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疾將死其語倫又晉程鄭
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
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會子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淺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
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會子云其言也善是
其未困之日且會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
有疾病天奪之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
不足怪也禮邊豆禮器正義曰周禮天官籩人掌四
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鄭註云籩竹器如豆者其
容實皆四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豆盛
菹醢籩盛棗栗以供祭
祀享燕故云禮器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按包曰按報也言見侵犯不報答者吾友嘗

從事於斯矣馬曰友謂顏淵曾子曰此章稱顏淵之

德行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按者皆友嘗從事於斯矣言能行此上之事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

可以寄百里之命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君子人

與君子人也曾子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德

可委託以幼少之君也若周公霍光也可以寄百里

之命者謂君在亮陰可當國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者奪謂傾奪大節謂安國家定社稷言

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能此已上之事可以謂

之君子人與與者疑而未定之辭審而察之能此上

事者可謂君子無復疑也故又云君子人也孔曰

六尺之孤幼少之君正義曰鄭玄註此云六尺之孤

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

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

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

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

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按五年明知六尺

與七尺早按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

言言疏 卷之八 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

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為已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此章明士行也會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者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言士能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者復明任重道遠之事也言仁以為己任人鮮克舉之是他物之重莫重於此焉他人行仁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士則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子曰興於詩

包曰興起也言脩身當先學詩立於禮

包曰禮者所以立身成於樂

包曰樂所以成性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由用也民可使之而不可使之者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為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也人若本性不仁則當以禮孫接不可深疾之若疾

論語疏

卷之八 六

及古閣

言言此 卷之八 漢古閣

惡太甚亦使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疏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注孔曰周公者周公旦也正義曰此章戒人驕吝也周公旦也大聖之人也才美兼備設人有周公之才美使為驕矜且鄙吝其餘雖有善行不足觀也言為鄙吝所捨棄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注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正義曰此章勸學也穀善也言人勤學三歲必至於善若三歲學不至

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

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

注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

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

也

疏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守道也子曰篤信好學者言厚於誠信而好學問也守死善道者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也不入謂始欲往見其亂邦不復入也不居謂今欲去見其已亂則遂去之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言值明君則當出仕遇闇主則當隱避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恥其不得明君之祿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者恥食

論語疏

卷之八

及古閣

汚君之祿以致富賈也
言人之爲行當常如此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正義曰此章戒人侵官也言不在此位則不得謀此位之政欲使各專一守於其本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曰師摯

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之音也師摯魯太師名也始猶首也關雎周南篇名正樂之首章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

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而不愿

曰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慤慤而不信

慤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慤慤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疾小人之性與常度反也狂者進取宜直而乃不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而乃不愿慤慤也謹慤之人宜信而乃不信此等之人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

如不及猶恐失之

熟乃可長久故勤學汲汲如不及獲
恐失之也何流怠惰而不汲汲者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美舜禹也

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子曰巍巍乎舜

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正義曰此章美舜禹也巍巍

巍高大之稱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禪不與

求而得之所以其德巍巍然高大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

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

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

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至文章正義曰此章歎美堯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大矣哉

堯之為君也聰明文思其德高大巍巍然有形之中

唯天為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唯堯能法此天道而

行其化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解言

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者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然煥乎其

有文章者煥明也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

曰子有亂臣十人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

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

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

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曰唐者堯號

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

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

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包曰殷紂淫亂

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

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論舜有至已矣正義曰此章

人而天下治者言帝舜時有大才之臣五人而天下

大治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皋陶也伯益也武王曰

予有亂臣十人者亂治也周武王曰我有治官之臣

十人者謂周公旦也召公奭也太公望也畢公也榮

公也太顛也閔天也散宜生也南宮适也其一人謂

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者記者舉舜及武王之時大才

之人於上遂載孔子之言於下唐者堯號虞者舜號

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

於此周周最為盛多賢才也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

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此孔子因美周

文王有至聖之德也言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

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

至德也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正義曰案史記及

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作司空平水土之官

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舜命為后稷布種百穀之官

也契亦帝嚳之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徒布

五教之官也皋陶字庭堅顛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

也伯益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馬

旦以下者先儒相傳為此說也案史記世家云周公

論語疏

卷之八

十

名旦武王之弟也封於魯食采於周謂之周公召公
名奭與周同姓封於燕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太公望
呂尚也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
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
尚呂尚蓋嘗窳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伯將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黿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
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
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
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
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亦男
子之美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
是其名字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單
榮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舉公文王庶子太閔散南
宮皆氏顛天宜生适皆名也文母文王之后大妣也
從夫之諡武王之母謂之文母周南召南言后妃夫
人者皆是也禮記孔曰至然乎正義曰云唐者堯號虞
者舜號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嚳之弟嚳
崩嚳立摯崩乃傳位於堯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

升為天子遂以為號或謂之陶唐氏書曰惟彼陶唐
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易稱
殷商也秦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受盤庚遷
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
唐蓋以二字為各所稱或單或復也舜之為虞顛項
之為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如舜氏曰有虞顛項
已來地為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
王肅云虞地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
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
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故從
微至著常稱虞氏禮記包曰至至德正義曰云殷紂淫
亂考紂為淫亂書傳備言若泰誓云沈湎冒色敢行
暴虐之類是也云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者鄭玄詩
譜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脩
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
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謂文王繼
父之業為西伯也殷之州長曰伯謂為殷州伯也周
禮入命作牧殷之州牧蓋亦八命如早麓傳云九命
論語疏

卷之八

九命

然後錫以鉅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
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
為王者之後太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
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
伯於西受圭瓚鉅鬯之錫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
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
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瓚鉅鬯皆以為王季
受九命作東西太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
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
戴黎註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
伯前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乘鞭作牧王逸註云
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
政為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
明非太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
以繼父為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
周本紀云季歷娶大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
有興者其在昌乎後果受命為文王也云天下歸周

者三分有二而猶服事殷者鄭玄又云於時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
德而從之鄭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
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餘黃青兗屬紂九
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書傳云文王率諸
侯以事紂是猶服事殷也紂惡貫盈文王不忍誅伐
猶服事之故
謂之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

已不能復間廁其間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馬曰

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包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

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禹吾無間然矣

疏子曰至然矣正義曰

此章美夏禹之功德也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者謂問也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下言其無間之三事也菲薄也薄已飲食致孝鬼神令祭祀之物豐多潔靜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黻冕皆祭祀服也言禹降損其常服以盛美其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溝洫田間通水之道也言禹卑下所居之宮室而盡力以治田間之溝洫也以常人之情飲食務於肥濃禹則淡薄之衣服好其華美禹則蠶絲之宮室多尚高廣禹則卑下之飲食鬼神所享故云致孝祭服備其采章故云致美溝洫人功所為故云盡力也禹吾無間然矣者美之深故再言之**疏**子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正義曰鄭玄注此云黻是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黻俱以韋為之制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

純未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

黻故禹言黻冕左傳亦言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

周禮司服云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

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

玄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左傳士會黻冕當是希冕

也此禹之黻冕則六冕皆是也**疏**包曰至八尺正義

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

有洫洫廣深八尺者案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

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畹用首倍之

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

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註云此

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

田也采地制井田與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

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

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

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

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
治澮是溝洫之法也

汲古閣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九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罕第九

正義曰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

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言利與命與仁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希言難及之事也罕希也與及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罕言也

互相訓故罕得為希也云利者義之和也者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

論語

卷之九

九

此云利者謂君子利蓋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云命者天之命也者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窮通天壽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之命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者愛人以及物是善行之中最盛者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寡能及知故孔子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國鄭曰達巷

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

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國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

御欲名六藝之卑也國達巷至御矣正義曰此章論孔子道藝該博也達巷黨人

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者孔子聞人美之承之以謙故告謂門弟子曰我於六藝之中何所執守乎但能執御乎執射乎者疑而未定之辭又復謙指云吾執御矣以為人僕御是六藝之卑者孔子欲名六藝之卑故云吾執御矣謙之甚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國孔曰冕緇布冠也

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國王曰臣

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

今從下禮之恭也國子曰至從下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從恭儉吾從眾者冕緇布冠

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故云麻冕禮也今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用絲雖不合也雖遠眾吾從下者禮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拜是禮也今時之臣皆拜於上長驕泰也孔子以其驕泰則不孫故違眾而從下拜之禮也下拜禮之恭故也孔曰至從儉正義曰云冕緇布冠也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冕得為緇布冠也士冠禮曰陳服緇布冠項青組纓屬于頰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纓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蔽之可也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者鄭註喪服云布八十縷為升王曰至恭也正義曰云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者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勝饌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也禮

子絕四毋意

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毋必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

毋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與唯道是從

故不有其身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

毋不也我身也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舍好自專必

為度故不任意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舍好自專必

惟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專必也常人之情可

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堅固其所行也孔子則無可

無不可不固行也人多制作自異以擅其身孔子則

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聚和光同塵而不自異故

論語流

不有其身也

子畏於匡

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曾暴

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為夫子御

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

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

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人其如子何

馬曰其如子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

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

違天以害已也

兵圍孔子記者以眾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者謂匡人以

子無所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以弟

子等畏懼故以此言諭之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

文豈不見在我此身乎言其文見在我此身也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者後死者孔

子自謂也以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已為後死者言

是天未欲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與知之今既使我知之

何者如子何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

傳之匡人其欲奈我何言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也

由也案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剋為僕以

策指之曰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已下文與此正同是其事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

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

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

當多能

大宰至多也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小藝

能也者大宰大夫官名大宰之意以為聖人當務大忽小今夫子既曰聖者與又何其多能小藝乎以為疑故問於子貢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者將大也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者孔子聞大宰疑已多能非聖故云知我乎謙謙之意也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以多能之由也言我自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又言聖人君子當多能乎哉言君子固不當多能也今已多能則為非聖所以為謙謙也

大宰
語也

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曰宰弟子子牢也試用也

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試故藝正義曰

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牢弟子琴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於時故多能技藝牢弟子子牢也正義曰家語弟子篇云琴牢衛人也字子開一字張此云弟子子牢當是

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

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

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

也子曰至竭焉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必盡其誠也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者意之所知也

孔子言我有意之知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常人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此舉無知而誠盡之事也空空虛心也叩發動也兩端終始也言設有鄙賤之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告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言我教鄙夫尚竭盡所知況知禮義之弟子乎明無愛惜乎其意之知也也知者至誠盡正義曰云知者知意之知也者知意之知猶意言意之知也云知者知意之知也者知他人之短者言之以教人未必竭盡所知謂多所愛惜也云今我誠盡者謂孔子言今我教人實盡其意之知無愛惜也故云無知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曰聖人受命

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傷時無明君也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也
者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授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皇來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頤鷄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翔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算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是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包曰冕者冠也大夫

之服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包曰作起

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子

至必趨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齊衰周親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者作起也趨疾行也言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

顏淵喟然歎曰包曰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言不

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言恍惚不可為形象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

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三 子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

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

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

立 **四** 顏淵至也己正義曰此章美夫子之道也顏淵

在後者喟歎聲也彌益也顏淵喟然歎言夫子之

道高堅不可窮盡恍惚不可為形象故仰而求之則

益高鑽研求之則益堅瞻之似若在前忽然又復在

後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

夫子以此道教人循循然有次序可謂善進勸人也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夫子既開博

我以文章又節約我以禮節使我欲罷止而不能已

竭盡我才矣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已

雖欲從之無由得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尤不能

及夫子之所立也

子疾病 **三** 子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四** 鄭曰孔

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間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三 子曰少差曰間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且子

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四** 馬

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

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 **三** 子曰君

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

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疏子疾至

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欺也子疾病者疾甚曰病子路

使門人為臣者以孔子嘗為魯大夫故子路欲使弟

子行其家臣之禮以夫子為大夫官也病間曰久矣

哉由之行詐也者少差曰間當其疾甚時子路以門

人為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責之言子路久

有是詐欺之心非今日也故云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者言我既去大夫是

無臣也女使門人為臣是無臣而為有臣如此行詐

人蓋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吾誰欺既人不可欺乃

欲遠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

三子之手乎者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言就使我

有臣且我等其死於臣之手寧如死於其弟子之手

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者大葬謂君臣

禮葬言且就使我縱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馬

曰韞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

賣之邪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包曰沽

之哉不銜賣之辭我居而待賈疏子貢至者也正義

德待用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

而沽諸者子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玉以

諮問也韞藏也匱匱也諸之沽賣也言人有美玉於

此藏在匱中而藏之若求得善賈之賈寧肯賣之邪

君子於玉比德子貢之意言夫子有美德而懷藏之

若人虛心盡禮求之夫子肯與之乎子曰沽之哉沽

之哉我待賈者也者孔子答言我賣之哉不銜賣之

辭雖不銜賣我居而待賈言有人虛心盡禮以求我

論語流

卷之九

道我即與之而不吝也

子欲居九夷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或曰陋如

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君子所居則

化子欲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疾中國無明

時無明君故欲居東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謂孔

子言東夷僻陋無禮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者孔子答或人言君子所居則化使有禮義故

云何陋之有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正義曰

案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

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曰菀菀二曰樂浪三曰高

麗四曰滿節五曰晁夷六曰索家

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曰反

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

故雅頌各得其所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正義曰此章記孔

子言正廢樂之事也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諸

國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

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反魯魯哀公十一

年冬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

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籠籥之事則嘗學之矣甲

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

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皮其私訪衛國之難也

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註云於是自衛反魯樂

正雅頌各得其是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

困何有於我哉馬曰困亂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

言言正
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正義曰此章記孔
子言忠順孝悌哀喪慎酒之事也困亂也言出仕朝
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
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
嘗為酒亂其性也他人無是行於
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

凡往也者如川之流包曰逝者如斯夫不

感歎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逝往也夫子因在川水
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復故感之而興歎
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
夫不以晝夜而不舍止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時人薄於德而厚

於色故發此言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

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曰簣土籠也

此勸人進於道德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

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

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馬曰平地

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

其欲進而與之包曰進於道德也譬如為山未成一

簣止吾止也者簣土籠也言人之學道垂成而止前

功雖多吾不與也譬如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
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
遂故吾止而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論語疏 卷之九十一 及古閣

言言正
者言人進德脩業功雖未多而強學不息則吾與之
也譬如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
少而薄之據其欲進
故吾則從而與之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回顏淵解故語之而不

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回子曰語之而不惰者
其回也與正義曰此
章美顏回也惰謂懈惰也言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
惰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解惰者其惟顏回也
與顏淵
解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回包曰孔

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回子謂顏淵曰惜乎
其止也正義曰此章以顏回早死孔子於後歎
息之也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回孔曰

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回子曰苗而不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正義曰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
子痛惜之為之作譬也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
人亦然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回後生謂年少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回子曰至也

此章勸學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者後生謂年少也言年少之人足以積學成德誠可
畏也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四十五十
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者言年少時不能積學
成德至於四十五十而令名無聞
雖欲強學終無成德故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為貴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馬曰吳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釋行之乃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曰至已矣正也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者謂人有過以禮法正道之言告語之當時口無不順從之者口雖服從未足為貴能必自改之乃為貴耳與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者與恭也釋尋釋也謂以恭孫謹敬之言教與之當時聞之無不喜說者雖聞之喜說未足為貴必能尋釋其言之乃為貴也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謂口雖說從而行不尋釋追改疾夫形服而心不化故云末如之何

猶言不可奈何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慎所主友

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正義曰此

章戒人忠信改過也主猶親也憚猶難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為友也苟有其過無難於改也學而篇

已有此文記者與人故重出之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曰三軍雖

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

其志不可得而奪也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正義曰此章言人

守志不移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帥謂將也匹夫謂庶人也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

論語疏 卷之九 十三 及古閣

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曰匹夫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孔曰緼泉著不忤不求何用不臧馬曰忤害也臧

善也言不忤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忤害之

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馬曰臧

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子曰至以臧

善仲由也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

其由也與者緼泉著也緼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

則皆慙恥而能不恥者唯其仲由也與不忤不求何

用不臧者忤害也臧善也言不忤害不貪求何用為

不善言仲由不忤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此詩即風

雄雉之篇疾貪惡忤害之詩也孔子言之以善子路也子路終身誦之者子路以夫子善已故常稱誦之其伐善故抑之言人行尚復有美於是者此何足以為善鄭玄云衣有著之與名也緼謂今之新緼謂今緼及舊絮也然則今云泉著者雜用泉麻以著袍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

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

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

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若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

及古

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
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子曰知者不惑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孔曰無憂

患勇者不懼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正義曰此章言知者明於事故不惑

亂仁者知命故無憂患
勇者果敢故不恐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

未必能之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雖能之道未必

能有所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雖能有所立未必能

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

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

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

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

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子曰至之有正義曰此章

論權道也子曰可與共學

未可與適道者適之也言人雖可與共學所學或得

異端未必能之正道故未可與也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者言人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故未可與也可

與立未可與權者言人雖能有所立未必能隨時變

通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

思室是遠而者此逸詩也唐棣移也其華偏然而

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

也豈不爾思者言誠思爾也誠思其人而不得見者

其室遠也。以喻思惟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者言夫思者當思其反常若不思是反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爾。儻能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記者嫌與詩言相亂。故重言子曰也。唐棣移也。正義曰。釋木文也。舍人曰。唐棣一名移。璞曰。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機云。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論語註疏解經卷九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鄉黨第十

正義曰。此篇惟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篇也。此篇雖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王曰。恂恂。溫恭也。似不能言者。王曰。恂恂。溫恭也。似不能言者。

之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也。

也。雖辯而敬謹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與上

大夫言問問如也孔曰問問中正之貌君在踧踖

如也與與如也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

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孔子至與與如也正義曰此

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溫恭之

貌言孔子在於鄉黨中與故舊相接常溫恭和恭敬恂

恂然如似不能言語者道其謙恭之甚也凡言如也

者皆謂如此義也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者

便便辯也宗廟行禮之處朝廷布政之所當詳問極

言故辯治也雖辯而唯謹敬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

也與上大夫言問問如也者侃侃和樂之貌問問中

正之貌下大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和中樂上大夫卿

也爵位既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不敢和樂也君在

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者君在謂視朝時也踧踖恭敬

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既當君在之

所故恭敬使威儀中適不敢懈惰也

君召使擯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色勃如

也孔曰必變色足躩如也包曰足躩盤辟貌揖

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鄭曰揖左人左其

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

如也孔曰言端好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鄭

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君召使擯至顧矣正義曰

擯之禮也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色勃如

也足躩如也若勃然變色也足躩盤辟貌既傳君命

以接賓故必變色而加肅敬也足容盤辟躩然不敢

懈慢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者謂交擯

傳命時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

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拱端好

論語

卷之十

及古閣

如鳥之張翼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謂賓禮畢
 上擯送賓出反告白君賓已去矣不反顧也鄭曰
 至如也正義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
 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
 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出門相接若主君
 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
 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
 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
 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闈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
 北嚮而立鄭註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
 侯胡下子男立當衡註衡謂車軹其君當軹而九介
 立君之北選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闈東
 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選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
 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
 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
 諸已恐為他事而至此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
 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
 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

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
 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
 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
 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
 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
 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
 之禮各下其石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
 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
 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闈西北嚮七介而去門
 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
 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闈外闈東南西嚮陳介
 西北東面選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
 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
 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
 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
 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
 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
 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

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觀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爲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襜如也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正義曰案聘禮行聘享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復鄭註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斂身立不中門行不

履闕孔曰闕門限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

屏氣似不息者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

振衣也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孔曰先屏氣

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孔曰沒

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蹶蹠如也孔曰來時所過位

入公門至蹶蹠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趨朝之禮容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者公君也鞠躬斂也躬身也君門雖大斂身如狹小不容受其身也立不中門者中門謂棖闈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闈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棖棖闈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行不履闕者履踐也闕門限也出入不得踐闕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竝爲不敬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過位過君之位人臣過之宜敬故勃然變色足盤辟而爲敬也其言似不足者下氣怡聲如似不足者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

摠衣也將升堂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恐衣
 長轉足躡履之仍復曲斂其身以至君所則屏藏其
 氣似無氣息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也者以
 先時屏氣出下階一級則舒氣故解其顏色怡怡然
 和悅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沒盡也下盡階則疾趨而
 出張拱端好如鳥之舒翼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者復
 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踖恭敬也闕門限正
 義曰釋宮云秩謂之闕孫炎云闕門限也經傳諸註
 皆以闕為門限為內外之限約也衣下曰齊攝齊
 者摠衣也正義曰曲禮云兩手摠衣去齊尺鄭註云
 齊謂裳下緝也然則衣謂裳也對衣則上曰衣下曰
 裳散則可通故此云摠衣摠提挈也謂提挈裳前使
 去地一尺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包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

君之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之至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

足躡躡如有循

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

取忘禮戰色敬也足躡躡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享禮

有容色

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

實私覲愉愉如也

鄭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

愉愉顏色和

執圭至愉愉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記

躬如也如不勝者言執持君之圭以聘鄰國而鞠躬
 如不能勝舉楨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者上謂授玉
 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
 授時不敢忘禮也勃如戰色足躡躡如有循者亦謂
 執圭行聘時戰栗其顏色敬也足則舉前曳踵而行
 躡躡如有所循也享禮有容色者享獻也聘禮既聘
 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聘時執圭致命故勃如戰色至
 行享時則稍許有容色不復戰栗私覲愉愉如也者

觀見也愉愉顏色和也謂既享乃以私禮見故顏色
 愉愉然和悅也包曰至之至正義曰云為君使聘
 問鄰國執持君之圭者案聘禮云賓襲執圭致命公
 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其事也凡執玉之
 禮大宗伯云公執桓圭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
 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
 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註云蓋皆
 象以人形為珠飾文有麤縵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
 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
 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為信
 其文縵細曲者為躬其文麤畧義或然也宗伯又云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註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
 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琢為穀稼及蒲葦之文
 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
 是也凡圭廣二寸厚半寸剡上左右愛寸半知者聘
 禮記文其璧則內有孔外有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
 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
 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

故典瑞前既陳玉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玉諸侯相
 見亦如之是也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聘
 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
 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
 註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
 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
 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
 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
 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
 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繡故鄭註小行人云
 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
 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
 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璋圭璋八寸璧琮八
 寸以規聘是也註云足蹠蹠如有循舉前曳踵行正義
 曰案玉藻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蹠如也踵謂足後
 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蹠
 蹠如也言舉足狹數蹠蹠如也玉藻又云罔豚行不
 舉足齊如流鄭註云罔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

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
趨也鄭曰至庭實正義曰享獻也釋詁文也云聘
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者案觀禮侯氏既見正
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玄云四當
為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
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
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纁竹箭也其餘
無常貨此物非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
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
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
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
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
國之所有則致遠邇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
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
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
往德也鄭玄觀禮之計所言出於彼也諸侯相朝聘
其禮亦然案聘禮賓揚奉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
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小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

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
以和諸侯之好故鄭註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
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
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
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
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
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
等及使卿大夫親聘亦如之是用圭璧有庭實也
既享乃以私禮見正義曰案聘禮賓者出請事賓告
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註云覲見也卿將公事是欲
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
使而見非特來是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

三

孔子一入曰緌飾者不以爲領袖

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緌者三年
練以緌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紅紫

不以為褻服

王曰

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

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緇

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裘長短右袂孔曰

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

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曰今之被也狐貉之

厚以居鄭曰在家以接賓客去喪無所不佩孔

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

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

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齊必有明衣布

孔曰以布為沐浴衣君子至明衣布正義曰此一

不以緇緇飾者君子謂孔子也緇玄色緇淺絳色飾

者領緣也緇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飾者

三年練以緇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衣

紅紫不以為褻服者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褻服

私居服非公會之服以其紅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

為褻服褻服尚不用則正服無所施可知也但言紅

紫則五方間色皆不用也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者衫單也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暑則單服必加

尚表衣然後出之為其形褻故也緇衣羔裘素衣麕

裘黃衣狐裘者比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

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

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天加裘裘上加裼

衣褐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
 葛上加朝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也
 故用緇衣以褐之麕裘鹿子皮以為裘也故用素衣
 以褐之狐裘黃故用黃衣以褐之麕裘長短右袂者
 此裘私家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裘之袖
 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者今之
 被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謂在家按賓客之裘也居家
 主溫故厚為之去喪無所不佩者去除也居家無飾
 故不佩除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惟裳必殺之者殺
 謂殺縫凡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也羔裘玄冠不以
 弔者凶主素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也吉月
 必朝服而朝者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言每朔日
 必服皮弁之服以朝於君也齊必有明衣布者將祭
 而齊則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明
 衣以布為之故曰齊必有明衣布也禮記曰至節衣
 正義曰云一入曰緇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者案考
 工記云三人為纁五人為緇七人為緇注云纁纁者
 三人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緇今禮俗文作纁言

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
 論語曰君子不以緇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
 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
 今玄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
 緇縮之間其六入者與今孔氏云一入曰緇者未知
 出何書又云練者三年練以緇飾衣則似讀練為練
 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練練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
 以黃為內練為飾黃之色卑於纁練練之類明外除
 故曰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為飾衣云緇者齊服
 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者說文云緇帛深青楊赤
 色是緇為青赤色也故為齊服盛色若以為領袖緣
 飾則似衣齊服也禮記注云緇衣者謂
 謂中衣外裘其色皆相稱也此經云緇衣羔裘者謂
 朝服也知者案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為內朝
 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註云玄冠委貌
 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
 是朝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此說孔子之服云緇
 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褐之是羔裘褐用緇

言言正
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裘玄冠不以
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
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故知緇衣
羔裘是諸侯君臣自視朝之服也其素衣麕裘則在
國視朝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玄註此云素
衣麕裘視朝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
故聘禮云裼降立註引玉藻云麕裘青紵衣衣以
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
則裼衣或紵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紵君用素皇
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紵耳其黃衣狐裘謂大蜡
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
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元祀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
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
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
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
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
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

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
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
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
也此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
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是此三者
之服中衣與外裘其色皆相稱也孔曰至佩也正
義曰云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者案玉藻云古之君
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
佩玉有衝牙君子無取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紱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紱士佩
璫玟而緼組紱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紱是非居
喪則備佩此所宜佩也王曰衣必有殺縫惟惟裳
無殺也正義曰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
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之裳
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半下縫齊倍要喪
服之制裳內削幅註云削猶殺也孔曰喪主素吉
主玄吉凶異服也正義曰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
有哀素之心註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又

禮祭服皆玄衣服是喪主素吉主玄也孔曰至弁服正義曰云吉月朔也者以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皆謂朔日故知此言月謂朔日也云朝服皮弁服者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註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碎也以素為常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齊必變食

孔曰改常饌居必遷坐**孔曰易常處食**

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鬻

孔曰饁鬻臭味變魚

餒而肉敗不食

魚敗曰餒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

飪不食

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鄭曰**

不時非朝夕日中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

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

孔曰撤去也

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不多食**孔曰不過**

飽祭於公不宿肉

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醴歸則

頒賜不畱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食不

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孔曰齊嚴

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齊必至如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齊祭飲食居處

之事也齊必變食者謂將欲接事鬼神宜自潔淨故
改其常饌也居必蹙坐者謂改易常處也食不厭精
膳不厭細者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腥羶而切之為膾
飯與膾所尚精細也食饅而錫魚飯而肉敗不食者
饅錫臭味變也魚敗曰餒言飯之氣味變及魚肉敗
壞皆不食之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者謂飯食及肉顏
色香臭變惡者皆不食之失飪不食者謂饌失生熟
之節也平時不食者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
食者謂所解牲體脊骨臂膾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
不得其正則不食也不得其醬不食者謂魚膾非得
芥醬則不食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者氣小食也言
有肉雖多食之不可使過食氣也唯酒無量不及亂
者唯人飲酒無有限量但不得多以至困亂也沽酒
市脯不食者沽賣也酒不自作木必精潔脯不自作
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
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
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
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不撤薑食者撤去也齊禁葷

物言言而不臭故不去也不多食者不可過飽也自
山一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然不利人亦齊者
心故不食也其比常不必然祭於公不宿肉者謂助
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頒賜不留神惠經宿也祭肉
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謂自其家祭肉過三
日不食是褻慢鬼神之餘也食不語寢不言者直言
曰言答述曰語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曾寢息宜
靜故不言也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者祭謂祭
先齊嚴敬貌言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
祭先之時亦必嚴敬也孔曰饅錫臭味變正義曰釋
器云食饅謂之饅郭璞云飯饅臭說文云饅飯傷熱
也蒼頡篇云食臭敗也字林云饅飯傷熱也魚
敗曰餒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郭璞云
敗臭壞也餒肉爛也孔曰至必敬正義曰云三物
雖薄祭之必敬者祭謂祭先也祭玉藻云唯水漿不
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者雖薄亦祭先也若祭之亦必齊敬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

而後出

義曰此明坐席及飲酒之禮也凡為席之

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

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如此之類

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孔子不坐也杖者老人也鄉

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則從而後

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禮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

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義曰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也儺索室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

孔子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

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禮曰拜送使者敬也

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正義曰此記孔子遣人之禮也

問猶遣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

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禮云凡以

弓劍苞苴車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

凡以物問遺人於他邦者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禮曰饋孔子藥曰丘未達不敢

嘗

禮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未達不敢嘗正義曰此明孔子受饋之禮也魯卿季

康子饋孔子藥孔子拜而受之凡受人饋遺可食之

物必先嘗而謝之孔子未達其藥之故不敢先嘗故曰丘未達不敢嘗亦其禮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鄭曰重人賤畜退朝

自君之朝來歸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正義曰此明孔子重人賤畜也廐焚

謂孔子家廐被火也孔子罷朝退歸承告而問曰廐

焚之時得無傷人乎不問傷馬與否是其重人賤畜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

頒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

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曰於君祭則先飯

矣若為君嘗食然君賜至先飯正義曰此明孔子

食必正席先嘗之者謂君以熟食賜已必正席而坐

先品嘗之敬君之惠也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

嘗當以頒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者謂君賜已生肉
必烹熟而薦其先祖榮君賜也熟食不薦者喪也君
賜生必畜之者謂君賜已牲之未殺者必畜養之以
待祭祀之用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者謂君召已共
食時也於君祭時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鄭曰
至食然正義曰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者曲禮云主人
延客祭註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君子不
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
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先自祭
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
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
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
不祭而先飯若
為君嘗食然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

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正義曰此明孔子有疾君來視之時也拖加也紳大帶也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臥不能衣朝服及大帶又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是禮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正義曰此明孔子急趨君命也俟猶待也謂君命召已不待駕車而即行出車當駕而隨之也

入太廟每事問
入太廟每事問正義曰此明孔子因入太廟廟中禮義祭器雖知之猶每事復問慎之至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孔子重朋友之恩無所歸曰於我殯正義曰此明

言無親昵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正義曰此明親昵可歸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為喪主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孔子不拜者有通財之義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正義曰此言孔子輕財重祭之禮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其饋遺之物雖是車馬非祭肉不拜

寢不尸
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

寢不尸
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

寢不尸
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居不容

不過輪轂不疾言不親指

記升車至親指正義曰此

車必正立執綬者綬者挽以上車之索也言孔子升車之時必正立執綬所以為安也車中不內顧者顧謂迴視也言孔子在車中不鄉內迴顧掩人之私也不疾言不親指者亦謂在車中時也疾急也以車中既高故不疾言不親有所指皆為惑人也**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轆傍視不過轆轂正義曰衡轆是轅端橫木駕馬領者輿人註云較兩轆上出試者則轆轂俱在車之兩傍言孔子在車中前視則不過衡轆之前傍視則不過轆轂之後案曲禮云立視五馬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註云立平視也焉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為一尺八寸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註云前視不過衡轆者禮言中人

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但不過衡轆耳

色斯舉矣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

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正義

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此翔而後集一句以飛鳥喻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言山梁

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

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

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正義曰此記孔子感物而歎也梁橋也共具也嗅謂鼻欲其氣作起也孔子行於山梁見雌雉欲啄得其所歎曰此山梁雌雉得其時哉而人不得其時也子路失指以為

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具之孔子以
非已本意義不苟食又不可逆子路之情故但三嗅
其氣而
起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終

